



做不尽子孙屋

鲤溪村有两位“水客”，阿炽伯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是我们李姓家族中的一个中年男人，家在印尼。他的大儿子经商，他做水客。水客往返于中国和侨居国之间，为华侨和他们在国内的亲友们带人、带钱、带物或办理其它事情。他们也被叫做“走水”的人。我想，他们飘洋过海，走的都是水路，所以叫水客吧。阿炽伯每年都要在印尼和梅县之间往返两次。夏天一次，过年之前一次。他回国之前，在印尼各地走家串户，招揽生意。各家华侨也会主动找他，托他带食物，托他带布匹衫裤，托他带日用品，托他带钱，有的把老婆孩子托付给他带回来。

家乡有句顺口溜，叫做“喜鹊叫，水客到，奔（给）钱奔东西，脉个（什么）涯（我）都要。”

乡里的叔婆、伯母，总在盼望着水客的到来。尤其是过年之前，水客回来带的钱物更多一些。水客一到，凡是海外有亲戚的人们，都会去水客家，询问那边亲戚们生活的情况，询问有没有带来钱物。



有一次，阿炽伯回来了，阿婆带我去他家。一进门，阿炽伯笑容满面地从屋里迎出来：“阿姨（姨母），你好呀！噢，阿莉也来了。”

我们进了大厅，阿炽伯让了座，又给阿婆斟了一杯茶，说：“慈珍（我的舅母）给阿莉带来一盒罗蒂（饼干），两双一字皮拖鞋，现在交给你了。你写信告诉她，罗蒂和拖鞋都收到了。”说完便进屋去把两双崭新的一字黄色拖鞋和一盒十二色的罗蒂交给了阿婆。他自己还送给阿婆一包干海参。

阿公四兄弟在印尼发财后，准备集资在家乡盖屋，每次都托水客带来很多钱。有时，带回来的银元要用箩筐去挑。沿途的乡亲们看见我家的妇女们挑着沉甸甸的箩筐往家走，便用羡慕的口气说：

“鲤溪到溪角的人又挑花边（银元）回家了，是个大良富（富人）啊！”攒够了钱，四兄弟决定在家乡买田、做屋，让四叔公回家主事。四叔公请来了地理先生（风水先生），选择做屋的地点。

老屋的后面是鲤溪，过了鲤溪是一座山，叫钩子排。山顶上有几块旱地，家家都分有一份。各家年年在这块地上种番薯，有时也种些木薯。木薯主要用来做薯粉（团粉），用来做煮菜的佐料。这座山，山势不高，山上长满了绿油油的树木和野草。



这是我们细妹子（小姑娘）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我们去松树下拾松卵子（松球），耙松毛（松针），拾树枝，当柴烧。到了果实成熟的季节，来采摘野果。山上的野果可多了，有毕九子（枳椇）、当梨子（山稔子）、员子（橡）、栗子（板栗）、癩擦子（榉柿）、羊屎凤、蝉梨子、白饭子、乌炭子，许许多多。

毕九子在我国西北地区也有，叫拐枣，长得像树枝，弯弯曲曲的，末梢有籽。采摘回来要用谷壳埋起来，沤好多天才能吃，香甜可口，还带点酒香味。

羊屎凤摘回来也要埋在谷壳堆里沤，沤好了，由草绿色变成暗绿色，放在嘴里甘甜甘甜的。

蝉梨子有手指头大小，古铜色的，圆圆的像樱桃，一串有好几个，煮熟了才好吃。白饭子白白的，一串一串的，跟绿豆差不多大小，有点甜。乌炭子黑黑的，圆圆的，比白饭子大一点。

有些野果不能吃。有种野果叫吊胖子，是白色的，圆圆的，核桃大小。用树枝刺它，它就会流出雪白的汁液，用这种汁液糊在长长的竹棍的顶端，可以用来粘蜻蜓和一些其它的昆虫，粘到了，拿来喂鸡、喂鸭，鸡鸭吃了多生蛋。



我最喜欢吃的是当梨子。它刚长出来的时候是青色的，味道很涩，还不能吃，等到熟了，就变得紫红紫红，吃起来很甜，果汁也多。乡间有俗谚吟道：“七月七，当梨乌滴滴，八月八，当梨吧吧跌（往下落）”客家山歌里还提到当梨子：

“白白嫩嫩偈唔爱，
乌乌赤赤偈唔嫌；
阿哥好比当梨样，
越乌越赤还过甜（很甜）。 ”

除了当梨子，竹节子也好吃，就是太酸了，只要一想起它，就会流口水。

钩子排除了野果，还有很多能治病的药草，大蛇药（断肠草、大叶茶）、狗贴耳、流民草、枸杞子、布惊子（牡荆）。布惊子能解暑，到了夏季炎热的时候，家家户户都用它煮水当茶，煮一桶半桶的，送到田间地头，给做活的人喝。

上钩子排只有一件讨厌的事，就是衣裤上总会粘上一些粘人草（鬼针草）。这种草像一根根黑色的长针，扎在衣裤上，用笞帚扫也扫不掉，只能一根一根地把它拔掉。

四叔公请来的地理先生来到钩子排半山上，用罗盘一量，说这里的风水好，就在这里建屋。于是



斩（劈）山结石做屋，过了三年才把屋建好。屋名叫“集成楼”。

鲤溪村的人家多住“杠屋”。集成楼是一座堂堂正正的四杠一枕的两层楼的大屋。“杠”（gàng）是“行”或“排”的意思，四杠屋就是连为一体的四排房，而且这是两层的四杠屋。四杠屋的后面是一个枕头屋。枕头屋是一层的矮屋，它的地面与四杠屋的第二层的地面是持平的，而且相通，就像四杠屋的枕头一样。枕头屋用来烧水做饭，养狗猫和存放柴草饲料。枕头屋的大门外还有两间公用的浴堂（浴室）。

楼下有三个大门，每两排楼之间有一个大门，入门都有一个长方形的“天井”，用来积水排水。



集成楼，四杠二楼，后背加一座“枕头屋”与楼相通。



集成楼后背的枕头屋，有十二间房，用作烧火、做饭、存放柴草及杂品。中间有一个厅子，供奉一位“先师”牌位。

下雨时，屋顶瓦间的雨水流到天井里，再顺着天井的下水道流走了。雨大的时候，天井就像养鱼的池塘，盛满了水。这时，全家人就会忙碌起来，用木勺从天井里淘水，泼个满地，把天井周边的地面、廊子、厅子洗刷得干干净净。从入门到天

井之间都是廊，叫“上廊”，天井的另一端也有一个廊，叫“下廊”。靠大门的上廊，在夏日的夜晚，是家里人乘凉的好地方。大人席地而坐，孩子们席地而眠。天井的两侧各有一个大厅。两个廊子的面积相当于一个厅。四杠屋共有三个天井，还有四个厅和六个廊。

集成楼有四十八间房。楼上楼下都有卧室。专门用来存放粮食的房间在楼上，那里比较通风，粮食不容易发霉。厨房和搁置农具、堆放柴草的房间，都在枕头屋内。屎窖（厕所）和猪圈则建在楼



集成楼上方正中有个木窗，可以看见远山和老屋。门窗周围都有彩色壁画，有山水花鸟和人物。

集成楼的门前是晒谷的长方形的禾坪，禾坪的一侧单独盖了一间舂米用的屋。禾坪周围是一人多高的围墙，围墙的左侧开了一个有瓦顶的门。这个门叫斗方门，从斗方门往上走到枕头屋，要上十几个石阶。这座高楼大厦在鲤溪上下一、二十里之内是最大最豪华的建筑了。它耗费了祖辈几十年的心血。

我出生之后，阿公四兄弟就搬进了集成楼。四十八间房平均分成四份，四兄弟各分得十二间，和一个吃饭的厅子。其它廊厅为四家人共有。以后，又给四叔公多分了两间，因为他娶了两个老婆，子女又多。这两间房是把一个公用的厅子改建而成的。本来集成楼里一共是四家人，四叔公的大老婆和小老婆分了家，这样集成楼成了五家。除了房子，各家还分得数担谷田，南洋的商业房地也成了

外的山边。

集成楼正门两侧贴着一幅对联。上联是“集资裕后”，下联是“成室光前”。

集成楼的



到溪角全貌。前面是老屋，后面是集成楼。

四份，各自经营。祖父兄弟三人年纪老了，先后回到家乡养老，儿孙大多留在印度尼西亚继续经商。也有的去了美国、巴西等地。妇女们在家耕田，生儿育女。男孩子多在家乡读书，有的小学毕业后送去印尼，条件好的读完中学或大学才送走。女孩子要帮助家里做活。

集成楼装饰得也很讲究，雕梁画栋。楼阁上的屋檐下用有颜色的油漆漆上，有蓝色的，红色的，咖啡色的。在这些底色上画着一幅幅的山水或人物。厅廊墙壁上有裙墙，上面是黑白色的图案。大厅里有座木屏风，上半截



集成楼的卧室门窗都用彩色的油漆油过，上面还画有山水和花鸟。



是木雕的花鸟树木，刷的金粉，下半截是浅咖啡色的，上面画着金色的图画。

集城楼离老屋不远，但中间隔着鲤溪。于是在溪上架起了一座木板桥。从集成楼的斗方门下二十几石阶就到了木板桥，过了木板桥就是老屋。

自从祖父四兄弟和家人搬进集成楼以后，人们管集成楼叫新屋，从此到溪角的李姓人就分为老屋下人 and 新屋下人了。我一家人搬进集成楼以后，在重庆楼的一间房和光裕楼的三间房都用来放东西了，老屋的四间破房则用来养牛和鸡鸭了。

集成楼建在半山上，地势高，背靠山丘，面朝鲤溪。打开大门，向前看去，郁郁葱葱的近山和苍苍翠翠的远山，重重叠叠，浓淡相宜。起风的时候，山上传来一阵阵沙沙的声音，那是风吹树叶时发出的，很好听。时常还能听到各种鸟叫的声音。大家都喜欢听喜鹊叫，女孩子都喜欢唱这样一首歌谣：

“阿鹊子（喜鹊），
打盘叉（翻筋斗），
一打打到门墩下（门

口的台阶下），



集成楼背后的山坡，用鹅卵石垒成，防山石泥土崩塌。



阿姆（母亲）问吴（你）几时嫁，
上昼梳头下昼嫁。

女呀女，

吴（你）莫愁，

阿爸阿妈嫁吴（你）新屋新舍新门楼，
有食有著（穿）唔使（不用）愁。”

除了树鸣鸟叫，日日夜夜，都能听到溪水流淌的声音，好像动听的音乐。这声音，晚上听得更清楚，就像一曲摇篮曲，催你入眠。

集成楼的上下左右，前前后后，都是孩子们游戏的地方。捉迷藏是我们常玩的。躲藏的地方太多了，楼上，楼下，枕屋里，这么多房间，到处都可以藏身。藏在床底下，藏在门后背，藏在蚊帐后，藏在被子里。不管你藏在什么地方，大家都能把你



集成楼前石壁下水渠。



白宫乡下人用这种方法舂墙做屋。据说这是千百年前黄河流域的建筑方法。是用砂石、黄泥和石灰搅拌而成的三合土舂墙。这种墙很结实。



找出来。不过，有一次，有个堂弟却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怎么也找不到他了。实在没办法，我们便大声喊他，告诉他，我们不玩了，要去别的地方了。他这才出来。原来，他躲在放尿缸的边角屋里。大家都说他真有本事，不嫌尿味的骚气！他听了还挺得意。

在禾坪上游戏就更多了。禾坪是长方形的，约百米长，三十米宽，横着设三道防线，每道防线有一个人把守。闯关者忽左忽右的跑，甩过一个人又一个人，闯过三关，不被抓住才称赢。一旦被捉住，就输了，就去当守关的。每个人都力争赢，玩得一身大汗才停下来。

最常玩的还有“摸人”，“跳洋楼”，“丢手巾”。

摸人的被用手巾蒙上双眼，听声捉人。被摸的人则用手巾绑着左手和左脚，只能弯着腰一拐一拐地走，右手拿个哨子，吹一声，换个地方。摸人的像“瞎子”，被摸的像“拐子”。“瞎子”必须耳朵灵，反应快，手脚灵活，才能抓住“拐子”。

“跳洋楼”，用带颜色的石子，在地上画一个洋楼，一、三、五屋是单间，二、四、六屋是双间。依次投石子到房间，投中了，才准往上跳，直



跳到屋顶，再转身跳回来，依次跳下楼回到原处。跳回时，要把刚才扔出去的石子捡回来。跳单间，只能用一只脚。捡石子，也只能一只脚站着弯腰去捡。跳错了或单脚站立不住了就算输了。

“丢手巾”参加的人数最多。大大小小的孩子手牵手围成一圈，然后蹲下。选一个人在外面围着圈跑，跑着跑着，偷偷把手巾放在一个人的背后，继续跑，大家看着不动声色。等到放手巾的人跑完一圈回到他身后，便会被捉住，被捉住的人就算输了。如果他察觉了，就赶快拾起手巾去追，而且要在一圈之内追到，否则也算输。输了会被罚，要在圈中为大家做个表演，跳个舞讲个故事或者唱支歌。

男孩子们喜欢玩“打麻帝”（弹玻璃球），在割完禾的田地里，用脚后跟转几个圈，转出一个个圆圆的窝窝，用自己的麻帝（玻璃球）打对方的麻帝，将对方的麻帝打进窝里，还可以继续打，等到把对方的麻帝打进所有的窝窝里，就算赢了。

他们还在割了禾的田里踢球。说是踢球，实际上是踢柚子。没有什么肉的柚子是最好的球了。

夹老鼠，抓青蛙，也是男孩子们喜欢做的。天黑之前把老鼠架子放在田间地尾的石缝里。第二



天，天刚亮，便去收老鼠夹。那些专吃番薯的田鼠被夹住了。他们把夹住的老鼠拿到河里，杀了，切掉脑袋、爪子、尾巴，剥了皮，洗干净，放上点五香粉等调料，晒干后用一点油煎或炕熟了吃，味道十分好，又香又酥。这里家家户户都是一日三餐粥，虽然加上些杂粮，但也吃不饱，油水又少，容易肚饥（饿），所以他们总喜欢自己寻找一些可吃的东西。

晚上，一群孩子点燃晒干了的松树枝或根，放在铁丝吊盘里，将吊盘挂在一根棍子的一端，另一端提在手上，去田头地尾转来转去，看见水稻田里的青蛙、鳝鱼便抓住它，第二天就可以吃到美味的菜肴了。听他们说，青蛙和鳝鱼都怕光，一见到光就发呆了，所以很容易捉到。

我喜欢听大人们唱山歌。天热时节，每天晚饭后，大家围坐在上廊的地上乘凉，嫂嫂们就会唱起山歌：

“入山看见藤缠树，
出山看见树缠藤，
藤生树死缠到死，
树生藤死死也缠。”



“妹妹你呀在那边，
哥哥偈呀在这边，
隔山隔水不得前，
丝线拿来搭桥过，
妹妹敢过郎敢连。”

“打铁唔（不）怕火星烧，
恋妹唔怕斩（砍）人刀，
斩了头来还有颈，
斩了颈来还有腰，
就是全身都斩碎，
还有魂魄同妹嫖。”



客家女唱山歌

我正听嫂嫂们小声地唱着，添喜姑说话了：
“唱山歌可以大声，你们没有听说吗？！山歌是正格，人人都唱得，太郎叔官（伯叔）系敢话（要是干涉的话），鞋只都斫（打）得！”意思是说，唱山歌是光明正大的，长辈们也不能干涉，如果有谁敢说“不”字的话，可以拿鞋来打他。用鞋打人，在家乡是很重的一种处罚了。

我也喜欢阿婆教给我们的歌谣。

八月十五中秋节，晚上月亮出来了，大家在禾坪里赏月，吃月光糕、软子糕、番豆（花生）、柚



子，还有硬柿子和雪柿。月光糕是大米粉做的，白色的，上面还有彩色的图画，画着月亮、小鸟和花草。软子糕是用糯米粉做的，浅棕色半透明，里面夹着甜瓜片，吃起来很软很甜。我一边吃一边听阿婆唱歌谣：

“月光光，秀才娘，骑白马，过莲塘。

莲塘背，种韭菜，韭菜花，结亲家。

亲家门口一口塘，养个鲤嬷（鲤鱼）八尺长。

长个拿来炒酒食，短个拿来告（换）姑娘。

告个娘娘短墩墩（胖墩墩），朝朝（早早）起（起床）打屎勃（屁股）。

打到屎勃绵（烂），拿奔（给）鸭子吃。

吃了告（换）田螺，田螺壳，刺倒家官（公公）脚，家官呀呀叫，心舅（儿媳妇）哈哈笑。

死牛嬷，么（没）家教。”

我听了一首，还要听，阿婆就又唱：

“月光光，溜溜光，船来等，轿来扛（抬）。

一扛扛到河中心，虾公老蟹拜观音。

观音脚下一条禾，打到三担过两箩。

大个（大人）担得起，细个（小孩）扛去背驼驼。”



我听了奇怪，怎么一条禾就能打那么多的谷，于是问阿婆。阿婆说：“这只是打个比方，就是说一条禾收入三百过（多）斤谷，实际上哪能收这么多谷啊！”

集成楼四家人的生活比起老屋下人、钟屋人、何屋人，算是富足的了。每家都有几担谷田，自家耕田；都有菜地，自家种菜。山上还有些旱地，种些番薯。但每年收获的粮食也不足一年的食用，年景不好的时候，只够半年的食用。不足的部分，要去买商人的大米，缺多少买多少。祖父兄弟四家人用大半辈子的辛劳换来了集成楼，所剩积蓄不多了。虽然水客会经常从印尼带来钱物，但也不比从前了。生活过的依然节俭。

姑姑曾经对我说：“你们到溪角那时候这么有钱，拿箩筐挑花边（银元）回来盖屋（房），但你们不知道我们吃菜多可怜！多寒酸！每天吃咸菜和萝卜苗子。有一次，萝卜苗放的有霉味了，我跟你阿婆讲，这个萝卜苗拿点油来炒一炒，可以好吃点。你阿婆却说‘你这么体面呀！’”梅县客家有句谚语叫做“下雨要有屋，一日要有三餐粥。”有屋住有粥食，就很满足了。还有一句话叫做“做不尽子孙屋，买不尽子孙田。”做屋、买田，都是为



了子孙后代。就像集成楼的对联写的那样：“集资裕后，成室光前。”



白宫圩镇的千年公王宫于1961年被特大洪水冲毁，近年迁建于南山岌侧塘梨凹，殿宇建筑雄伟壮观，香火鼎盛，是旅游景点。